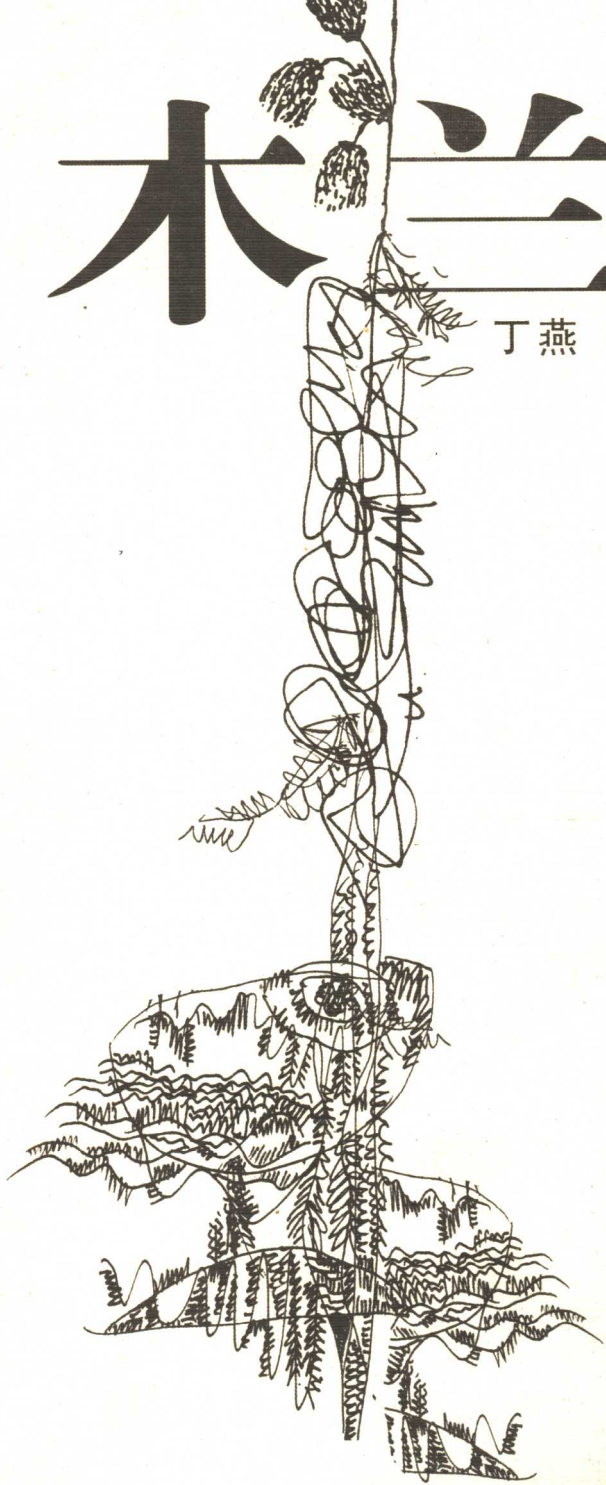


# 木兰

丁燕 著



花城出版社

丁燕 著

# 木 立

花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**木兰**

丁燕著 .

-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5.5

(野马文丛)

ISBN 7-5360-4515-8

I. 木 ...

II. 丁 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3276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懿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平面设计: 段 离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州官侨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广州市番禺石楼官侨村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.875 1 插页

字 数 230,000 字
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515-8/I·3598

定 价 18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大路小路都朝西

1. 女人当兵到新疆 / 003
2. 女人的头发到哪里去了 / 012
3. 女人不知道配种是干啥 / 019
4. 女人到了新疆 / 025
5. 女人第一次遇到了土匪 / 032

## 第二章 天边远不过戈壁滩

6. 女人住进了地窝子 / 043
7. 女人夜里不许哭 / 048
8. 女人吃了八个大馒头 / 058
9. 女人开始恋爱了 / 062
10. 女人不能随便找男人 / 070
11. 男人也在想女人 / 076
12. 男人动员女人要结婚 / 082
13. 两个男人和一个阴谋 / 090
14. 两个女人的心事 / 096
15. 一个男人的选择 / 103
16. 女人怎么能自己找男人 / 108
17. 女人看到了闪电 / 112
18. 女人的头发是凶手 / 123

## 目 录

### 第三章 女人不大心事不小

- 19. 女人发现了一个秘密 / 131
- 20. 女人遇见了男人和狼 / 139
- 21. 女人想让男人要她 / 149
- 22. 男人为什么不要女人 / 153
- 23. 女人有了女朋友 / 158
- 24. 男人想女人了 / 164
- 25. 女人不给，男人强要 / 172
- 26. 男人就是想女人 / 175
- 27. 她想和一个女人结婚 / 181
- 28. 哪个男人愿意娶她 / 185
- 29. 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 / 191
- 30. 女人变成了野兽 / 195

### 第四章 春天到了树叶绿了

- 31. 女人的春天来了 / 205
- 32. 女人和男人去伐树 / 210
- 33. 一对男女走散了 / 216
- 34. 一只狼和一对男女 / 219
- 35. 女人为男人而哭 / 226
- 36. 女人要听男人讲故事 / 232



## 目 录

- 37. 女人爱照镜子了 / 236
- 38. 一个苹果和一对男女 / 238
- 39. 男人高兴，女人就高兴 / 243
- 40. 女人男人要结婚 / 247
- 41. 他们也要结婚了 / 252
- 42. 等男人的女人 / 254

### 第五章 秋天收获了一把火

- 43. 女人要活，男人也要活 / 263
- 44. 女人出门找男人 / 267
- 45. 女人又剪头发了 / 275
- 46. 是谁不让他们结婚 / 280
- 47. 女人的味道 / 286
- 48. 女人说：要我 / 291
- 49. 女人胆子从哪里来的 / 299
- 50. 大火烧了西戈壁 / 304

第一章

大路小路都朝西







## 1. 女人当兵到新疆

木兰其实不叫木兰。木兰姓花，叫花妮。有十六七岁的样子，穿蓝褂，顶着一头黑乎乎的短发，背后看是个男孩，转过脸来，细眉环眼，鼻子旁有几颗淡淡的雀斑。挤在人堆里的花妮很显眼。她个子高。比一般女人高出半个头来。比男人也不差。

胸前鼓鼓的，圆圆的，熟了的柿子一样。

集市上堆着个桌子。桌子后坐着个女人。穿军装，胖，慈眉善目间有股英武之气。她朝花妮微笑，花妮就站住了脚步，眼光被吸了过来。那女人向她招手。花妮扭头四下里望了望，确定那手是在召唤她，就挤过人群来到了桌子前。

并不说话。只是站着。

桌子不知是从谁家现搬来的八仙桌，桌腿上的红漆有些斑驳，桌面上放着厚厚的一叠纸，纸的顶端有一排印刷的红字。桌子的一角，放着一个铁盒子，盒子底下是红红的印泥，印泥上面端放着一枚章子。

女人瞅着花妮就笑，还扭头对旁边穿着军装的人说，这个头，正合适。

等花妮走到跟前，她说，姑娘，想不想当兵？

花妮听同村的人说过最近有人来招兵，可从没想过会



招到自己头上。看了看那稿纸，又看了看那印泥，再看了看那章子，说，当兵？到哪里当兵？

女人说，新疆！当女兵！可威风了……

花妮眨了眨眼睛，新疆？新疆在哪里呀。

女人说，很远，一下子给你说不清楚。反正去了有饭吃有衣穿！

花妮高兴了，你不是哄我吧？

女人摇摇头，拿起桌子上的纸，抖了抖，那红红的字晃出很耀眼的色彩。她提高了嗓门说，我们可是正规军，怎么会哄你！你看看，这么多人都报名了呢。条件不好的我们还不要呢。我看你身体不错，才想要你的。谁有工夫哄你呀。

木兰听她这么一说，脸红了，臊得低下了头，身子开始往后缩。那女人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，你别走呀。又把一张纸塞给她，填个表吧，等一会再到那边检查检查身体。

花妮拿起笔，伏在桌前，开始一笔一画地填了起来。

看了看那表后，女人说，你叫花妮？

花妮点点头。

女人说，花妮就是你的大名吗？

花妮点点头。

女人说，你这妮子的头发怎么这么短呢？还不如叫花木兰呢。

花妮说，花木兰就花木兰！

花妮就把那张表拿了过来，再次趴在桌子上，把姓名一栏中的“花妮”改成了“花木兰”。写下了这三个字，

花妮突然愣了一下。村里有喜欢研究易经的人，总是说名字是一个人的命。她现在这样随意地将名字改了，是不是也就改了她的命？但看着那纸上端端正正的三个字，像是一个印章印在了脑门上，她也就认了这个命。

女人点头说，这个名字改得好！但目光又盯在了她的身上，上下细细打量，眼里有了一些犹豫之色。她慢吞吞地说：不过……花木兰……

花妮急了，一把抓住了女人手，还说不是哄我？名字我都改了，不能不要我了吧？

女人笑了，两颊上的肉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，她眉毛很淡，淡得几乎没有，怎么看，她的脸都像是个剥了壳的鸡蛋。此前的慈眉善目突然之间又带了点狡黠的味道。这味道是花妮陌生的。她有一点胆怯。

她不仅是对这个女人的微笑感到陌生，并且对她的衣服、发型、说话的腔调和看人的眼神都感到陌生。花妮突然松开了手，往后退了一步，看看身后涌动的人群，他们穿着黑衣、蓝衣，挑着担子，背着背篓，面无表情地走来走去。这是她熟悉的人群。她想一转身，就缩回到这一群人中去。她想，她再不能这么胡闹下去了。她应该回家了。

她刚要张口告辞，女人却已收拾起了笑容，一脸正色地盯着她：你这头发，是不是也太短了些？

花妮突然高兴了起来，原来就是为这！头发！有什么大不了的得！她顺手朝自己的后脑勺摸了一下，脸红了。又有一些奇怪，问女人，当兵打仗，要长头发干什么！

女人的目光有一些含混：我们可不仅仅是去打仗



的……

花妮糊涂了，不打仗要女兵干什么？女兵和长头发有什么关系？

女人看她发怔，一挥手，你先回家准备去吧，头发，以后就长起来么……

锄官村是个小村子，深陷在山窝之中。说是山，也并不高，只是一些比平地更高一些小丘陵。木兰的家就挂在丘陵的半腰上。是一排三间连在一起的土屋。门的四周就是田地，种了些水稻，勉强可以糊口。木兰的父亲总是期期艾艾的，多病的妻子在生下了一个女儿后一直都没有再开怀，为此，他耿耿于怀，常在半夜里捶打自己的脑袋，认为是中了邻居的诅咒，让他命里没有儿子。

木兰虽说是独生女，但却总是像影子一样，被父母恍恍惚惚的眼神遗忘。母亲倒是也心疼她，可自己拖着个病身子扑腾在田里，回到家又要在灶台前忙碌，总是累得没有精神疼她；父亲总是放眼望去，期望田地外会有更好的生活。他是不肯把希望寄托在木兰身上的。

木兰走进了家门，看到父母正在忙碌地搭猪圈，希望养几头猪来改善家里的生活。他们两个热烈地讨论着一头猪变成十头，十头变成一百头的未来，连眼角都没有扫一下低头进门的女儿。

木兰收拾了几件衣服叠起来，塞在一个布包里，又从墙角的小竹筐中翻腾出自己的书，也一并塞进了包里。夜里睡觉的时候，木兰就枕着这个小包袱，看到月光从窗户中泻了下来，照在桌子、凳子、碗和茶缸上。想了想，又

翻起身，趴在桌子上写了一封信，折叠了起来，一角压在茶缸下，一角裸露在桌子上。

他们应该能看到的……木兰想着想着，天色已经开始泛白，洗了把脸后，木兰背起小包袱就推门下山。她走得很急，甚至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越来越远的家门。走着走着，看不清楚的山麓也就显现出了清晰的颜色，红土绿树夹杂着五色的花草，江南水乡的夏天正挂在季节的枝头招摇。但木兰离它们却越来越远，在木兰的心中浮起两个陌生的字眼：

新疆。女兵。

女兵。新疆。

离开家，一切都变得遥远了。每往前走一步，也就离家远一步。但木兰已经不能停下自己的脚步了，因为从现在开始，她已经不是花妮，而是花木兰了。

木兰出现在火车站集合的队伍里，没有戴帽子，也没有扎围巾，还是顶着那一头短短的黑发，手里拿着布包袱。

火车站里挤满了人，有抱头痛哭的，有默默无语的，有大声嚷嚷的，到处都是声音，到处都是人头。平时这个小站台装不了几个人，现在，一下子涌进了比平时多三四倍的人，简直有点水泄不通了。

木兰提着包袱，并不想挤到人群中去，她退在人群的边缘，斜倚在一根柱子旁。一转头却发现，在柱子的另一面，也靠着个人，是个长辫子的姑娘。木兰马上就看出来，她也是一个人。她也是没有人送行的。木兰马上就凑



了过去，问她是哪个村的。那女子眨着圆圆的眼睛说是水塘村的。木兰又赶紧自我介绍说她姓花。长辫女子说，她姓田。

木兰看她一笑两个酒窝，甜甜的，就说，你是不是叫甜妹子呀？

甜妹子奇了，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！

木兰得意地说，我猜的。

这两个没人送行的女孩子就坐在了一根木头上拉起了家常。木兰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来，下山时的那一点小小的感伤现在全部都消失了。她感觉到自己不再孤单，望着甜妹子，又多望了几眼，心里着实喜欢得很。这几下狠狠的张望却让甜妹子有些紧张，赶紧用手摸摸自己的头发说，我的辫子没梳好吗？

木兰说，好着呢。木兰又说，你们水塘村离我们锄官村不远，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呀？甜妹子一抿嘴，两个小小的酒窝再次绽放了开来，哎呀，我也没见过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

木兰脱口而出说，我叫花……花木兰。

木兰说自己没有给家里的人说要到哪里去，只是悄悄地收拾好包袱，天一亮就溜出了家门。木兰说，反正我爸嫌我在家白吃饭，我妈肯定会哭上一鼻子……甜妹子点点头，说她也一样，没跟家里的人说。木兰马上就高兴了起来，说，等我们当兵挣了钱，给他们寄些回来，他们一定会吓一大跳，高兴得嘴都合不拢呢……她们两个都笑了。

突然，人群里传来一阵骚动，只听见“轰隆隆”的声

音由远及近，铁轨上就出现了一条黑色的长龙，晃荡了几下，吱吱扭扭地停了下来。站台上的人就分成了两大块，一块渐渐向后退去，另一块则向前涌去。木兰和甜妹子排了个前后，等在队伍里。她们盯着那条卧在铁轨上的长龙，发出啧啧的惊叹。

甜妹子拽着木兰的袖子说，火车真大呀。

木兰说，再大也不怕。我们现在是女兵了！

木兰挺了挺胸脯，好像要和这长龙打一架。其实，这是木兰第一次这么近看到火车。以前在山坡上，看到一条青虫扭动着离去，以为火车很小很小。现在这么近地看到它，确实是吓了一跳。火车从头望不到尾，一直伸到前方。车头的结构很复杂，上面矗立着一根粗粗的黑烟囱。一个车厢和一个车厢之间是空开的。木兰不明白它们是怎么被链起来的，正想跑去看个明白，却已经要上车了。

她们排着队上了车。车厢内没有桌子，全是一排排有靠背的木条板凳，中间的过道狭窄拥挤，好在木兰随身带的东西并不多，包袱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。甜妹子的包袱更小。她们两个把包袱抱在胸前，相对着坐好，脸上绷得紧紧的，不敢说话，更不敢乱跑。

招兵的胖大姐走来走去的，按着人头点了名之后，安抚了她们两个几句，就忙着安排别的女兵去了。大姐走的时候说，你们两个互相照顾一下，我现在可真是忙不过来了。木兰拉着甜妹子的手说，没问题，我们是老乡呀。大姐点头说，老乡好呀，出了门，老乡就是一家人了。

大姐扭动着身子钻进了另一节车厢。木兰正要说什么，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一声长鸣，接下来就是一声轰响，



车厢猛烈地抽搐了一下，窗外的景物开始往后移动了起来。开始是慢慢地移动，后来越来越快。风吹了进来，开始是小风，后来就狂野了起来。

火车真的动了起来。

车厢里突然有人开始哇哇大哭，也有人低低抽泣，可木兰和甜妹子一点儿也不想哭。她们只是微微地闭上眼睛，感受着身下的座椅传递出的那一阵阵奇异的颤抖。这种陌生的感受让她们的心里陡然生出了一种冒险的刺激。

木兰将头探出了窗外，看到火车一转弯，那些巨大的车轮也在转动时，尖叫了起来，动起来了！真的动起来了！

甜妹子也凑出去看那轮子在转动，越转越快，把整条长龙都带动了起来，简直和飞一样。

一切都飞了起来。山飞过去了。地飞过去了。村庄飞过去了。木兰睁大了眼睛，看着窗外闪过的一切，咧开了大嘴。风把甜妹子的刘海吹得老高老高，她害怕了，闭上眼睛缩回到座位上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突然，甜妹子闻到了一股香味，抬眼看到一个白脸女子走了过来，一屁股就坐在了她的旁边，手里的碎花手绢在脖子处扇呀扇，嘴里还嚷嚷着说“热死了热死了，比上海都热”。她说着上海的时候就瞟了两眼身旁的人，看她们并不说话，自己显得没趣，就收起了手帕，左右望望。她实在是想说话，就先自己笑了起来，问甜妹子从哪里来的。没等甜妹子回答，木兰插了一句，我们都是湖南的。

白脸女子有个很小巧的下巴，眼珠很灵活地转动着，



她拖长了声音介绍自己说，我呀，一直住在上海。可我父母在湖南给我报了名，硬是让我回来，说当女兵多威风。其实，他们是不想让我在上海呆……

她也扎着两根长辫子，但刘海却卷卷的。甜妹子盯着那卷曲的细丝看了看，不知道她是用什么办法把头发搞成那样的，又妩媚又洋气。

小上海咧嘴一笑，好看吧？

她顺手用食指和拇指在卷发上做了个模拟卷曲的动作说，这是上海师傅烫的，用杠子卷起来，再涂上药水，带上一个有电丝的帽子，捂上半个小时后，再抹上定型水，才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！

甜妹子一听那么复杂的程序，也就放弃了想把头发搞卷的愿望，转头去看窗外的风景。小上海落了个没趣，就转移目标，研究起了木兰。吓！她叫了起来，引得甜妹子和木兰都看着她，不知道她为何这样大惊小怪。她只是笑。笑得摇头晃脑，简直要晕倒了。

甜妹子忍不住拽了拽她的衣服，你笑什么？别人都看我们呢。

小上海边笑边用手指着木兰的脑袋说，头发呢？

木兰摸了摸头顶，这不是吗？

小上海笑得更厉害了，你这也叫头发？你这是寸头呀，只有男人才理这样的头发。

甜妹子看到木兰的脸色有一些不悦，赶紧说，就是短了点，不过挺精神的。

小上海说，精神？整个一个假小子么！

甜妹子说，假小子怎么了，假小子也挺可爱的。

